

孔易闡真卷上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體述 門人沖和張陽全校閱 後學孫明空重刊

大象傳

☷☷☷上乾下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為天其德健上乾天下乾天是天之一氣上下流行不息行健之象也君子有見于此知人資天之氣而始即有此天之健德此德本來流行不息無一時間斷因交後天棄真入假健非所健有時間斷矣以是假天之行健借假修真於後天中返先天自彊不息焉彊者剛強不屈萬物難移之謂若能自彊則正氣常存內有主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禮不履非道不處非義不行順之逆之彊而無處不在彊而無時或息其行與天為徒矣但世之彊者有矣彊而為物所引用之於外者有矣或能自彊始勤終怠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亦有矣自彊實落工夫全在不息若稍有一點懈怠稍有些子私欲不得謂彊亦不得謂自彊惟不息之自彊方能達到渾然天理堅剛不壞永久長存地位夫天者命也命者健德即本來一點浩然正氣因其無影無形活活潑潑流行不息謂之氣因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謂之健因其主宰萬有為陰陽之祖造化之根謂之命氣也健也命也總一彊也一自彊不息而造命之功盡矣此法天之學也

☷☷☷上坤下坤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為地其德順上坤地下坤地上者地之高下者地之低是地勢隨高就低坤順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資地之氣而生即具此地之順德因其知識一開誤用聰明順非所順順其氣質之性失其至善之性內而不能虛己外而不能容物以假為真以苦為樂終歸大化以是法地之順道而厚德載物

焉。厚德即順德。順德厚德即內虛外實之德。惟順能虛。惟厚能實。內虛者虛心也。虛心而能容物。外實者實行也。實行而能應物。容物應物是能載物。物無窮而載之亦無窮。其德愈載愈厚。愈厚愈載。君子能載物。君子有厚德也。但載物順境去的。逆境去不得不謂之厚。外面強行。內裏不虛。亦不謂之厚。載物之厚德。須要在真履實踐處做出。如人罵也。受的人打也。受的。至於艱難困苦疾病災患。一切不順境。遇無不一一受的。亦若地之山嶽之重也。受的。河海之決也。受的。草木之傷也。受的地之厚德如是。君子之厚德亦如是。地之載物如是。君子之載物亦如是。是一厚德而脩性之功盡矣。此法地之學也。

三三三上坎下震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屯者。屈而未伸之義。上坎水下震。雷坎言雲而不言水者。雨自雲而降。雷在雲中震動。已有雨意。未至雨時。正陰陽搏結將通未通之候。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先天一點陽氣為後天陰氣所陷。雖有發現之時。屯難不通。若無扶陽抑陰之功。難得易失。當面錯過。以是因其所發。而經綸修持。焉經者。整其緒。調和陰陽是也。綸者。理其條。加減進退是也。經而不綸。不能成物。知藥物而不知火候。不能成道。當一陽生於坎地。正陰陽交接之關口。生殺相分之要津。可凶可吉之時。脩道者急須下手。扭轉璇璣。謹守靈苗。不使陰氣稍有侵傷。漸生漸採。十二時中。無有間斷。經之綸之。進退止足。毫髮不差。雖始而陽氣不通。終而陽氣舒暢。亦如雷震於雲中。甘露自降。所謂昏久則昭。明者是也。

三三三上艮下坎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無識無知。脩養之義。上艮山下坎。水坎言泉而不言水者。山下之泉。即是水。山下出泉。泉得山養。為有本之水。源遠流長。通行無阻。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欲行德於外。先須養德於內。若不養而即行。則行而無本。中無主宰。反傷其德。以是微泉之出山無阻。而果行。法山之養泉。教厚而育。

德也。坎中一陽係天一所生。乃生物之祖氣。所謂天德者是也。此德隱於後天之中。一切常人順其後天棄其先天。多不知育養修持。漸次消耗。自傷性命。若有醒悟者。截然放下。育於內而行於外。育以濟行。行以驗育。內外兼脩。育固養行。亦養一德之不育。果行須要無一行之不育。育德須要育到如山之不動不搖。方是育之至。果行須要果到如泉之晝夜流通。方是果之至。行果德育盡性了命。渾然天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蒙之所以貴也。

三三下乾上坎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樂音洛

需者有待之義。上坎水下乾。天水氣自地而升於天。上則結而為雲。雲生天上。其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成其大道者。皆由性躁行偏。陰陽不和之故。以是飲食以養。陰使陰去。濟陽宴樂以調陽。使陽去就陰。陰陽相和。生氣內藏。無中生有。不待勉強自然。蓋以天地之氣。絪縕甘露。自降陰陽之氣。交合黃芽。即生曰飲食者。養身而身無傷也。曰宴樂者。養心而心無累也。身心有養。還丹易結。所謂煉已待時者。不在此乎。

三三上乾下坎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訟者辨論是非之謂。上乾天下坎。水天至上。水至下。天與水違行而不相合。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暴性陰謀。爭勝好強。為應事接物招禍之端。稍有不謹。外而傷人。內而傷己。以是作事而謀之於始。不事訟於人。而自訟於己。焉事不一事作。不一作。凡日用常行。修道立德。皆事也。作事不謀於始。則見理不明。必作之不當。性躁行偏。險事隨之。惟謀之於始。可作者作之。不可作者止之。謹之於始。自能全之於終。蓋作事者。健行也。謀始者。防險也。謀而後作。不輕於作。天下無不可作之事。天下亦無不可成之事。隱躁行即違行。行險即招險。作事能謀於始。人心漸去。氣質漸化。以己合人。物我同觀。有何

達行之事哉

上坤下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師者以一而帥眾也。上坤地。下坎水。是地中有水也。地勢厚大。水性滋潤。地中有水。以一地而容眾。水以眾水而潤一地。此師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身如邦國也。人之心如君也。身中之精神性情。氣如民也。性中之仁義禮智信如眾也。此民此眾。為人生之本。不可不保惜之。以是容民以固根本。畜眾以禦外患焉。然必先容民者。先治內也。後畜眾也。後治外也。治內以禦外。治外以安內。內外相濟。縱橫逆順無不遂心。師之道如是。君子容畜之道亦如是也。

上坎下坤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者親也。上坎水下坤。地而水潤。亦無疆。是地上有水。水所以滋潤萬物。水行地上。通流無阻。地無疆。此比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下太矣。一人之施治有限。安得人人而親之。以是建萬國。封諸侯。與朝覲之典。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民。於是施治不能及者。而亦及之。遠民不能親者。而亦親之。特以親諸侯。即親萬民耳。脩道者。明陰陽五行五德之理。使各居其位。如建國建諸侯也。使陰陽調和。五行一氣五德相合。如親諸侯也。五行攢而五德合。萬緣俱化。萬善同歸。如親諸侯親萬民也。卦體坎中一陽居子中正尊位。即道心耳。道心發現。仁義禮智根於心。萬理紛紜。渾然天理。大地裏黃芽長。徧滿世界。金花開綻。順手拈來。俱是靈藥。亦如水流地上。無處不通。先王親諸侯。修道者親萬善。同一理也。

上巽下乾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者養之小也。上巽風下乾天。是風行天上也。風行地上。鼓動萬物所養者廣。風行天上。祇可清熱。

解燥所養者少小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盡性至命之學乃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扭樞機之大
事非得心傳者不能行但大畜不能亦須小畜以是懿文德焉懿者美也妝飾之謂文者威儀云為之
文威儀云為雖非修德之大事亦脩德者之不可忽如應物早順執事恭敬動作詳細言語謹慎之類
藏其剛而用其柔瞻前顧後從容不迫自無躁動失德之行亦如風吹天上燥氣悉化也脩德而至躁
氣悉化能小畜而即能大畜矣

三三上乾下兌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登進也上乾天下兌澤天覆澤而澤仰天是上下有一定之位不得混亂此履之象也君子有見
於此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大小有分尊卑有別不得以上為下以下為上以大為小
以小為大以尊為卑以卑為尊以是辨別上下之位定其民志使不得妄想過履耳陽為君上也陰為
民下也能辨上下則是非邪正已明非禮不履扶陽抑陰修真化假內念不生外物不入萬有皆空一
切俗情塵緣之志於是乎定矣卦象兌為陰金妄情也乾為陽金真情也以陰履於陽下以陽履於陰
上妄情不起真情常存真情者無情之情以無情制有情如捕捕鼠如湯澆雪片餉之間災變為福民
志定而無敗道之物方且漸履於剛健中正純粹之精矣但定民志全在能辨上下辨的一分定的一
分辨的十分定的十分稍有些字辨不明即有些字定不得故聖人盡性至命之學先要窮理也

三三下乾上坤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詞義相音象
左音佐右音佑

泰者通也上坤地下乾天氣自下而上升地氣自上而降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萬物發生泰之
象也元后有見於此知天地陰陽相交而萬物生人之陰陽相交而萬化安以之財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焉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身身中即具此陰陽五行之氣此氣在人身中發而為五

德五德其體有自然之道不待勉強所謂率性之道也。后明五行相生之理使仁義禮智信一氣流行。裁成乎天地生人自然之道五德其用有當然之宜不可偏執所謂脩道之教也。后明五行相剋之理使仁義禮智信各得其當輔相其天地賦人當然之宜裁成其道輔相其宜凡以為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以左右斯民使人人皆以天地之道為道以天地之宜為宜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耳。噫誰無天地之道誰無天地之宜特患不能裁成不能輔相耳。果能裁成之則先天可全果能輔相之則後天可化。先天全後天化其體自然其用當然五行一氣五德混成性命凝結方且與天地同功用與天地同長久其泰為何如哉。

三三上乾下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

否者塞也。上乾天下坤。地氣自下而上升。天氣自上而下降。是天地陰陽之氣不交。萬物閉塞。否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地陰陽不交。則萬物藏。人身陰陽不交。則天真傷。以之隨時收斂。儉約其德。自辟其難。不可榮以祿也。儉德者。黜聰毀智。韜明養晦。惜後天。保先天。不使些子客氣雜於天真之內也。蓋人一交後天。假者來而真者去。心為物誘。性亂命搖。否莫否於此。難莫難於此。若不知早辟。稍有此子名利之心。聲色之情。愈致其否。傷生害命之難。烏能免諸。不可榮以祿。正以見榮祿且不動於心。而況小貨小利乎。儉德二字。包括甚多。其功甚細。一才一智。皆必藏之。如壁列萬仞。物我兩忘。有德而不知其德。若知其德。便不為儉。因其不知德。方能不可榮以祿。祿不可榮。其難自無。其否自去。始雖陰陽不交。終必陰陽相合。儉德辟難之功。豈小焉哉。

三三上乾下離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者。與人相同也。上乾下離。日。日即火也。天無物不覆。日無物不照。天與日同處。公而且明。同人

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應世接物。貴乎能同於人。尤貴乎不苟同於人。以是類族辨物焉。類者。同一其類。族者。各一其族。如人高低貴賤。皆有其族。君子於各族。皆一類視之。無一不同。辨者。分別也。物者。邪正善惡之物。君子於物。而必辨之。無敢苟同。類族所以法天之無私。辨物所以儆日之明照。既無私。又明照。天下無不可同之人。天下亦無苟同之物。蓋君子同以道。而不同以心。同以理。而不同以人。所謂和而不流。羣而不黨。天日之同物如是。君子之同人亦如是也。

三三上離下乾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有者。有之大也。上離火。下乾天。是火在天上。天得日而生者眾。日在天而照者遠。無物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命之性。渾然一理。萬善畢集。本大有也。因交後天。知識一開。先天受傷。由是善惡相雜。大有者。而小有者。而無有矣。以是惡念一起。則遏而止。急之善念一生。則揚而滋長之。順乎天而休美其命焉。命之不休。由於不能順天。不順天。由於不能遏惡揚善。若能遏惡揚善。久而至善無惡。正氣常存。仍還當年完完全全。天命之物事。無者有。而有者大矣。人生在世。惟命最大。有命則生。無命則死。不能休命。雖外之萬有。皆屬虛假。蓋天之所命於人者。一善而已。能休其命。即是順天。順天。即所以順命。休命。即所以休天。有天有命。有之最大。但有天有命。全在遏惡揚善。工夫遏惡揚善者。明也。順天休命者。健也。以健為體。以明為用。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由明明德而歸於至善。渾然天理。性定命凝。有莫有於此。大莫大於此。世間一切身外之有。焉得而比之乎。

三三上坤下艮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去聲。反。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上坤地。下艮山。是地中有山也。山本高地本卑。以卑而蘊高。外虛而內實。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高傲之心多。卑下之心寡。所以居心行事。每每不平。以是裒去其高傲之多。增

蓋其卑下之寡。應事接物之間。稱其物之高低貴賤。大小輕重。因事制宜。而平施之也。蓋以能謙之君子。有才不恃。有德不居。無我相。無人相。微氣悉化。其心常平。心平自然應物亦平。內平外平。其德日高。其心日下。外不足而內有餘。謙之受益多矣。

上震下坤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者樂也。上震雷。下坤地。是雷出於地。奮發而升。陽氣通和。萬物無不為之夷暢。豫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德者天之所命。為人生之根本。不可不樂於脩為。以是作樂。以崇其德焉。樂所以和德。德所以成樂。若不崇德而作樂。是謂苦中作樂。惟借樂以和德。其德愈崇。借德以作樂。其樂愈和。德樂相符。是謂真樂。其樂音之殷。盛足以薦上帝。配祖考。蓋上帝之所喜者德。祖考之所悅者亦德。薦上帝以德。薦也。配祖考以德。配也。作樂不失其德。是不違其上帝。不忘其祖考。不違上帝。答天也。不忘祖考。報本也。夫人之有生命。受於上帝。形本於祖考。形所以載命。命所以全形。形與命兩不相離。報本即是答天。答天即是報本。答天報本。神鬼皆樂。而人焉有不樂崇德作樂之效。有如此人。何樂而不崇德哉。

上兌下震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隨者就其時也。上兌澤。下震雷。是澤中有雷也。雷主動。澤主靜。動入靜中。陽氣暫時休息。有不得不靜者。隨時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先天一點真陽。為後天陰氣所藏。性為情移。如震家之物。而為兌家所有。若欲復之。舍隨道餘無他術矣。以是嚮晦入宴息也。時晦亦晦。借陰養陽。不敢妄動。煉己待時。富宴息而即宴息。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特以震入於兌。殺氣正盛。生氣正弱。晦之極矣。若冒然下手。不但生氣不復。反助殺氣猖狂。惟嚮晦而入宴息。動之必先靜之。陽隨陰而陰即隨陽。其益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 上艮下巽

山中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者事有壞也。上艮山下巽風。是山下有風也。山能養物。風能鼓物。鼓起而養。此飭蠱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精神如民人之天真。即德其天真有蠱者。皆由不知振發精神以脩養耳。以之振起精神之民。育養天真之德。焉振民必如風之自下而漸上。自卑而登高。育德必如山之穩定以生物。敦厚以養物。能育則精神愈振。能振則天真得育。振之育之。未蠱者可以保。已蠱者可以飭。漸次而入。愈久愈力。必將進於至善無惡之地。何蠱之有乎。

䷁ 上坤下兌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臨者以上而臨下也。下兌澤上坤地。是澤上有地也。澤無物不浸。地無物不載。既浸而又載。澤得地而所浸者多。地得澤而所載者廣。此臨人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教化不可不興。民命不可不立。以是法澤之浸潤。教民不倦。思而教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漸次感化。教無窮而思亦無窮。必以易風移俗為歸。着法地之廣。生容民不苟。保而容之。省刑法。薄稅斂。豐衣食。如保赤子。容無疆而保亦無疆。教之有法。保之有道。上順下而下悅。上下一心。熙熙皞皞。太和氣象也。此有位之君子則然。若夫無位之君子。教人保人亦不外此。君子之誨人不倦。立言著書。願人人為聖。個個成道。亦教思無窮也。君子之量包天地。人我同觀。無物不容。無物不愛。亦容保無疆也。不論有位無位。總以生物為心耳。

䷓ 上巽下坤

風在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者觀望也。上巽風下坤地。是風行地上也。風行地上所到之處。無物不隨之鼓舞。如有所觀而感化。此觀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一方有一方之風氣。一方有一方之性格。不得執一法而教化。以是省方

之風氣觀民之性格隨方設教因人開導亦如風行地上隨高就低東西南北皆不碍得風之鼓物如是先王之設教亦如是。大凡有教人之責者須當倣先王省之觀之以教人方能人為我感矣。

三三上離下震

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噬嗑者口食物而合也。上離火下震雷。隨雷之火為雷。是雷電一處。雷以震物。電以照物。刑中有德。殺中有生。如口食物必合動不妄動動而必明其滋味。此噬嗑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強暴兇惡之徒多蹈於死地而莫可逃者。皆由不知有罰法也。以是治律條象明輕重大小之罰使人知其罪不可犯。果有不服王化明知故犯。量其輕重大小之罪。勅其一定之法。使人知法不容逃。先王以明之。後威以刑之。生殺分明。刑德兩用。在執法者不濫刑。在受法者甘於死。彼此無間。噬而嗑矣。罰也。法也。皆先王以明勅之。無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凡用法者須當倣先王。先明後行。庶不誤傷其性命矣。彼世之妄想成道者。不能先窮其理。冒然下手。入於傍門。曲學着空。執相欲求長生。反而促死。其即先王之罪人。亦係噬而未噬。空空無物。何益於事乎。

三三上艮下離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賁者飾也。上艮山下離火。是山下有火也。山下有火。而凡山下之物皆露其光。以火照山。賁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山下之火其光不大。人之才缺其見不遠。以是於庶政之易事而脩明之。於折獄之難事無敢強焉。庶政即風俗利弊錢穀詞訟之類。庶政之興廢顯而易見。不難修治。即有錯誤猶能更變。至於獄事。性命所關。幽隱難辨。稍有不明。殃及無辜。非習察秋毫者不能折之。無敢折獄。亦重性命之意也。脩道者之用明。亦不外此理。應世接物。日用常行之事。如庶政也。盡性至命。幽深奧妙之理。如獄事也。應世接物。人道也。盡性至命。天道也。人道顯而易見。稍有才智者。即能辨之。至於天道。必須真師。

口傳心授。大悟大徹。方能折辨。不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利己兼能利人。為功最大。若無師傳。妄猜私議。而強折之毫髮之差。千里之失。誤人性命。何敢折乎。無敢二字。是聖人教人養小明而漸求其大明。不可恃小明而壞大事。自然惑人也。噫。小智小慧之誤人。甚矣哉。

三三上艮下坤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者消去也。上艮山下坤地。是山附於地也。山本高地本低。以山附地去其高之有餘。厚其低之不足。剝之象也。為上者有見於此。知山不附地。則山不着實。上不厚下。則上不安居。以是剝上厚下。使在下者皆得其所。為益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而在上者亦安其所居之宅。行無為之治矣。脩道之士。有才者。亦上也。無才無智者。亦下也。有才不恃。有智不用。剝去才智之有餘。就於才智之不足。以高附低。以實居虛。則高為真高。實為真實。化假為真。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安居其宅。不為客氣所傷矣。夫仁者人之安宅也。剝上厚下。顛倒之間。剝即變復。復則能依於仁。生機回轉。性命有賴。厚下安宅。天機畢露矣。

三三上坤下震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返還也。上坤地下震雷。是雷在地中也。雷為至陽之物。陽動於地。生機回轉。則萬物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之陽氣回轉。則萬物蘇甦。人之陽氣發現。則生機返還。以是於冬至之日。閉關商旅不得行。而貿易元后不得出而省方。凡此者。無非使人做法。天地之復。養此一點生機。不得稍有傷損耳。生機者何。機即人本來秉彝天良之心。為生物之祖。陰陽之宗。一落後天。為氣質所蔽。不能常現。間或一現。此即陰中返陽之時也。惟此一時。難得易失。人多不知。當面錯過。所以陰漸長。陽漸消。陽盡陰純。有死而已。至日閉關者。欲人人在陽復之時。養陽也。商旅不行者。使其不得務於外。假有傷內真也。后不省

方者。使其不得明於責人。暗於脩己也。一閉關而謹慎嚴密。內念不生。外物不入。陽氣焉得而滲漏之。先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有如此脩道君子。煉己持心。虛室生白。生機回轉。急須收入造化爐中。防危慮險。謹封牢藏。由微而著。必自一陽而漸復於六陽。純全亦即先王至日閉關之意。蓋以此一陽來復之時。為生死之關口。得之則入於生路。失之則歸於死路。閉關者。閉其死戶也。死戶閉而生門開。天借人力。人借天力。天人合發。則一時辰內。管丹成。不待三年九載之功。其如人多不求真師口訣。每每當面錯過。可不悲哉。

三三上乾下震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者。无妄心。妄行也。上乾天下震。雷是天下雷行也。雷順天時而動。萬物即與之俱動。雷无妄。而萬物亦无妄。此无妄之象也。先王有見於此。知天之生物者。時。聖人之養物者。德。以是茂其至誠。无妄之道。成已成物。對乎天時。育養萬物。使物各正性命。亦皆歸於无妄耳。茂如茂威。推而廣之也。對如對面。兩不相悖也。能茂對時。並行而不相悖。育萬物。而萬物皆得其所。育對時之行。與天同功用。與雷同動靜焉。得而有妄哉。脩道者。火候又鍊不差。進退急緩得法。亦茂對時也。攢簇五行。和合四象。渾然一氣。萬理畢集。亦育萬物也。對時育物。物物含真。皆歸无妄。天雷无妄如是。先王无妄亦如是。脩道无妄亦無不如是。无妄之道。一對時而盡之矣。

三三上艮下乾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

大畜者。積聚大也。上艮山下乾。天是山在中也。天大山小。外小而內大。此大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增益其德者。皆由自恃才智。自高自大。不知做法。古聖先賢之故。以是多識前人之言。往古之行。擴充識見。以畜其德焉。聖賢心法。命脈皆藏於經書之中。前人之言。言其德也。往古之行。行

其德也。若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晤對聖賢。所言者皆前人之言。所行者皆往古之行。言行無虧。其德日蓄。日大方且盡。性至命。性命俱了。與天同長久。與山同堅固。其畜之大何如乎。

三三三上艮下震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者。腮頤。取養之義。上艮山下震。雷。是山下有雷也。山本靜。雷本動。以靜養動。動本乎靜。如口上靜下動。靜以待動。頤養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口為出納之官。是非之門。禍福之根。以是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者。心之聲。言語正則心正。言語邪則心邪。一言一語。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而後出。不敢妄發。言語必謹。飲食者。身所貴。飲食當則益身。飲食不當則傷身。一飲一食。必須察其來由。可否而後用。不敢過食。飲食必節。謹言語。則心有養矣。節飲食。則身有養矣。身心俱得其養。內外無傷。性命可脩。所謂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也。

三三三上兌下巽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者。大之過也。上兌澤下巽木。澤性下潤。木性上升。澤上手木。反能滅木。木下於澤。反能澤滅。此大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澤之浸潤。大過能滅其木。人之才智大過。能傷其德。以是法澤上於木。獨立而不懼。樹木下於澤。遯藏而无悶。立大過人之志。成大過人之德焉。蓋以脩道君子。以性命為一大事。俯視一切。萬有皆空。如澤之清。塵緣不染。借世法而脩道法。獨絕調。生死不變。立乎萬物之上。而不懼如木之柔。有才不恃。有智不用。被褐懷玉。韜明養晦。不求人知。隱遯深藏。而无悶。不懼者。萬物難屈。志氣大過乎人。无悶者。妄念不生。脩養大過乎人。惟其不懼无悶。故能成世間希有之事。而為人人之所不能識。不能及也。

三三三上坎下坎

九

卷上

二

水游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海音薦

習坎者。水由此達彼也。上坎。水下坎。水由此而游。至於彼。由彼而游。至於此。游而流通。習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聖賢之事。乃成已成物。兩端成已者。德行也。成物者。教事也。德行不常。則大道難入。教事不習。則學人不悟。以是於德行。日就月將。溫故知新。愈久愈力。期必至於深造自得。而後已。於教事。漸次開導。明提暗點。愈入愈引。期必至於學人通徹無疑。而後已。蓋德行者。身心性命之學。最精最細。毫髮之差。千里之失。惟常之則窮理盡性至命而已。可成矣。教事者。承先啟後之事。至切至要。講論不明。誤人前程。惟習之。則探賸索隱。闡幽而物可成矣。但教事本於德行。教事即教其德行之事。能常德行。方能習教事。若不能常德行。則教事無本。先常德行。而後習教事。常於已者如是。習於人者亦如是。猶之水流。由此達彼。總是一水。無處不可流通也。

三三上離下離

明雨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者。日明之謂。上離。日。下離。日。日之運用。夜則入地。而內明。晝則出地。而外明。一明而有兩作。此離之象也。大人有見於此。知人不能明。內則必不能明。外。先明。內。後明。外明。內如是。明外亦如是。以是明內已畢。又繼其明。而照於四方也。明者。明內也。繼明者。又明外也。明者。何明。即明其本來一點虛靈不昧之德耳。能虛能靈。內德已明。誠於中。而達於外。無物不能。無事有累。照於四方。如在掌上。大地裏黃芽長。徧滿世界。金花開綻。左之右之。頭頭是道。內外通徹。其明不息。方且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矣。但繼明照四方。非是空空無為。即便了事。其中有增減之功。曰明照者。以明而照也。明不能照於四方。其明不大。不為繼明。既明內。又明外。明而必如日升虛空。下照萬物。萬物莫能蔽其明。方是真明。方是繼明。若稍有些子。照不到。即有些子。蔽其明。明能照於四方。縱橫逆順。皆不得得其照。無處不通。無處有傷。明明德之功盡矣。

三三三上兌下艮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者感也。上兌澤下艮山。是山上有澤也。澤本虛。山本高。高而能虛。咸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山上不虛。不能有澤。人心不虛。不能感物。以是虛其己之所有。而受益於人焉。紫陽云。休施巧偽為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他者人也。人非世間之凡人。乃我本來不死之真人。因交後天。走於兎家。掩埋已久。迷而不返。間或一顧。學者執着後天。當面錯過。不能受之。此其故。皆由不能煉己。不能煉己。私欲滿腔。芽塞靈竅。實而不虛。總有人來。無處容納。脩道君子。煉己持心。除去一切後有滓質。而心虛矣。心虛則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即能受人之益。而實其腹。我以虛感。彼以實應。小往而大來。金丹自然凝結。亦如高山上虛受澤之潤。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三三三上震下巽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恒者久也。上震雷下巽風。是雷動風隨。風雷相搏。雷得風而聲達遠。風隨雷而吹有力。此恒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雷性剛猛。風性柔緩。剛柔相濟。故能鼓動萬物。人之剛性屬陽。柔性屬陰。陰陽相需。即能久行其道。以是立不易方焉。立者果決主意一定也。方者方所當行之道也。天下學人。果決行事者。有矣。果決而不知當行之道者。有矣。知當行之道。始勤終怠。中途變計。而易其方者。亦有矣。凡此皆無經久不易之志。必不能行經久不易之道。君子以身心性命為一大事。知其成經久不易之道。必須立經久不易之志。法雷之剛烈。倣風之柔緩。擇善固執。循序漸進。愈久愈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萬有皆空。止於其所。故能深造自得。陰陽混合。經久而不壞也。

三三三上乾下艮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遜者人莫能知之謂。上乾天下艮。山是天下有山也。天高山低。天能容山。山不能近天。此遜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招災惹禍。為小人所傷者。皆由器量曲狹。不能容物之故。以是遠小人。不惡而嚴焉。遠小人者。非是遠避於小人。乃使小人自遠之。不惡者。寬以應物也。嚴之者。剛以處己也。蓋以脩道君子。量天如天。包羅萬有。俯視一切。無物不容。處世而不滅。世居塵而能出塵。未嘗見惡於小人。然其操守異眾。品行絕倫。絲毫不苟。正氣常存。不遠小人。而小人自遠之。亦如天下有山。山雖高而不能近天也。天下萬物之中。至高至大者。莫如山。至高至大者。且能容之。而況不高不大者乎。脩道者有容山之量。方能執天之行。脩天之道。不遜而遜。庶乎不為萬物所傷矣。彼世間假道學之流。量如芥子。毫末之物。容納不得。磕着撞着。燥氣便發。無怪乎為小人嫌忌。而魔障不離也。

三三下乾上震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大壯者。大其所壯也。上震雷。下乾天。是雷在天上也。雷為剛烈之物。其氣最壯。升於天上。震驚一切。壯氣更大。此大壯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雷隨時升天。能以生物。人順理行事。能以立德。以是非禮弗履焉。禮者。動靜之節。進退之序。為修身應世之規範。凡人師心自用。任性作為。或妄想貪求。恣情縱慾。皆是非禮。非禮之履。不但不能大。而且不能壯。即或有壯。亦是虛真入假之壯。壯非所壯。大不壯矣。若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禮而履。非禮不履。則所履者。禮禮者。理也。理者。天也。履於天理。人欲不生。一步一趨。皆合妙道。與天為徒。與雷同功。居於五行之中。而不為五行所拘。處乎萬物之內。而不為萬物所傷。其壯顧不大哉。

三三上離下坤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者。進也。上離日。下坤地。是日出地上也。日本明。地本暗。明出地上。由暗而明。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

此知日入於地。又能出地。人昧其德。亦能明德。以是自昭其明德焉。昭者明也。明德者。即人本來良知。良能之靈性。此性本來真空妙有。炯炯不昧。一交後天氣質之性。由明入暗。失其本體矣。但不明由於自昭。明亦由於自是。是在自昭不昭耳。若果自知昭明。即便能明。急須下手脩為。除去一切積滯。解脫萬般塵情。從實地上用工夫。戒慎恐懼。防微杜漸。人心自去。道心自彰。氣質自化。真性自現。仍是當年圓陀陀。光灼灼。淨倮倮。赤洒洒。一個虛靈不昧物事了也。

三三上坤下離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明夷者。明而夷藏也。上坤地下離。日是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暗中有明。明夷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處於眾人之中。用明太過。驚愚駭俗。易取毀謗。以是蒞眾用晦而明焉。蒞者。以明而臨蒞。不蒞也。晦者。韜明而養其明也。天地生物不齊。人眾則賢愚不等。邪正相雜。一人一性。焉能人人而盡善。蒞眾用晦。是因物付物。一體同觀。如地之厚德。無物不載。無物不容。順以應之耳。但用晦非全不用明之謂。乃外晦而內不晦。晦中又有明。至於賢愚邪正。皆能辨之。不過和而不流。羣而不黨。行藏虛實。人莫能識。亦如日出地上。固明日入地內亦明。所謂大隱不妨居朝市者是也。

三三上巽下離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上巽風下離火。是火在內。風在外。風自火出。火燃而風自生。風火一家。家人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風火一處。風生必本於火。火燃而風自生。人我同居。成物必本於己。己正而人自化。以是言不空言。言必有物。行不妄行。行必有恒。謹言慎行。則同居者。皆亦言物行恒。而與我為一家之人矣。家人不僅是同家之人。凡與我同居同事者。皆是物如事也。恒有終也。言有物者。因事而言。有指有証。言必合理。行有恒者。有終之行。真履實踐。行必有成。以物而言。以恒而行。言行無虧。內不失己。

外不傷人。則同居同事者。俱默相感化。亦如火熱而風自生矣。夫言者心之聲。行者身之律。脩道者有物而言。有恒而行。則心正身脩。性命有歸。方且上下與天地同流。而以天地為一家。豈第家人而已哉。

三三上離下兌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睽者。彼此不合也。上離火。下兌澤。是上火下澤也。火性上炎。澤水下潤。火在上而不能熏澤。澤在下而不能濟火。火澤同處。而異其性。睽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不可不同乎人。而亦不可過同乎人。不同則驚愚駭俗。取人嫌疑。過同則隨風揚波。落於塵情。以是同中而有異焉。儆澤之浸物。混俗和光。物來順應。方圓不拘。而無物不同。法火之照物。邪正分明。應物不迷。內有主宰。而操守大異。外同而內不同。內異而外不異。故能大同乎人。而亦大異乎人。外同者。依世法也。內異者。脩道法也。所謂脩行混合。且和光。圓即圓。方即方。顯晦逆從。人莫測。教人爭得見行藏者是也。

三三上坎下艮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蹇者。有難而不能前行也。上坎水下艮。山是山上有水也。山高多陰。上又有水。陰盛陽弱。蹇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進於聖賢大道者。皆由爭勝好強。恣情縱慾。不知遷善改過之故。以是反身而脩德。高身為行道之物。不能反身。身不自主。由物使用。一行一步。皆危難之境。傷生之事。惟反其身。則雄心自化。棄假入真。不為外物所惑。步步腳踏實地。而德可脩。德脩則性定。情忘如山。之不動不搖。蹇而不蹇。一切艱難苦惱之事。無得而傷之。但反身脩德工夫。須要知的卦象。水在上。山在下。水在上者。蹇險在外也。山在下者。脩養在內也。見有險而即能反。借險脩德。境險而心不險。外險而內不險。險事在彼。脩德在我。以德禦險。險事悉化。借險脩德。德行日高。蹇何病。蹇然後能脩德。學者能於反身二字。認得真實。何患。有蹇。何患。德不能修乎。

三三上震下坎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解者脫散也。上震雷下坎水是雷動雨降。雷雨作而陰陽氣通。解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當陰氣結滯之時。須用武火以煖煉。及陽氣已復之時。宜用文火以溫養。各有其時。不得差遲。以是於陰氣解散以後。赦過宥罪。順其自然。使其自消自化。而無容強制也。人之有過有罪者。皆由順其後天。昧其先天。恣情縱慾。無所不至。此克制之功。不可缺。克制者。改過消罪。以氣化質耳。及其氣質已化。先天來復。道心常存。人心不起。罪過已無。克制之功。無所用矣。赦之者。赦其已往之過也。宥之者。宥其從前之罪也。赦之宥之。正氣盛而邪氣自無。真者在而假者不來。否則不知止足。猶以罪過為念。終是人心用事。既無過而又招過。既無罪而又引罪。解而又不解。陰險尚在。陽氣不純。所謂却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差者是也。

三三上艮下兌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者減去也。上艮山下兌澤。是山下有澤也。山在上。澤在下。山遇澤浸而不亢。澤被山限而不溢。損中有益。此損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暴氣發而為忿。私心起而為欲。忿欲一生。盡壞天真。其害最大。以是懲戒其忿。務使變化氣質。情性和平。如山之穩穩當當。不動不搖。而後已。塞窒其欲。務使消除妄想。心死神活。如澤之湛湛淨淨。無波無浪。而後已。蓋忿為阻道之物。欲為亂道之賊。忿欲若有絲毫。不淨。縱大道在望。未許成就。故脩道頭一步工夫。先要懲忿窒欲。忿欲損去。從此下功。無阻無擋。前程有望。故儒家以克己復禮為要。釋家以萬法歸空為宗。道家以煉己築基為先。三教聖人。無非先教人去其己之忿欲耳。紫陽云。若要脩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煉己者。即煉此忿欲也。持心者。即持守其心。而不生忿欲也。學者能於損真之中。自反而損假。則脩道不難矣。

三三上巽下震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者增加也。上巽風下震雷。是風雷相合。雷動風生。風聲助雷。益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欲益其善。不可不損其過。欲損其過。不可不益其善。益必用損。損以全益。則益而無窮。以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人之生。初至善無惡。是善者人之本。有過者人之本。無因其昧乎善。於是見善即遷。遷而又遷。遷至於無一行之不善而歸於至善矣。有過即改。改而又改。改至於無一事之有過而歸於無過矣。遷善者能剛也。改過者能柔也。剛必如雷之勇猛直行。柔必如風之徐緩漸進。勇猛自能入善。徐緩自能無過。剛柔相需。故有者仍還。後起者自化。益而至於至善無惡。渾然天理地位矣。遷善改過之功。豈小焉乎。

三三上兌下乾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者決也。上兌澤下乾天。是澤上於天也。澤之水氣上升於天。化而為雨。滋潤萬物。似乎天不自私。決澤下流。夬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天有澤而萬物生。上有澤而下民安。以是施祿及下。使人人皆霑其恩也。但施祿於下者。施其德也。施德不知德。則施之者廣。施之者真。亦如天之無物不覆。無物不生。所謂大德不德。與天為配。若知施德為德。是自居其德。其心有私。施祿不久。不為之德。此施祿者之所最忌也。故君子物我同觀。施德不望報。有德而不居。其德日大。其心日小。決去一切自滿自大之心。亦如澤在天上。降於地下。出於固然也。脩道積功累行。行等等方便利人之事。如施祿於人也。但行方便利人之事。多無真心。或圖虛名。或圖利賄。或應故事。外似利人。內實不利。稍不如意。怨天尤人。此本無德而反居德。何得謂之利人哉。試觀天之施澤萬物。豈望萬物有報乎。不望萬物有報。是天有德而不居德。天且不居德。而況常人之德。何可居之乎。凡利益於人者。能傲天之不居德。而德未有不大有者也。

三三上乾下巽

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始者遇也。上乾天下巽。風是天下有風也。天造萬物而不能鼓萬物。得風之吹而萬物莫不興起。此天借風而遇萬物。始之象也。后有見於此。知天與萬物相遠。不易相遇。得風之吹。不遇者而即遇。為上者與下民相遠。不易相遇。有命以誥。不遇者亦能遇。以是施教化之命。誥於四方焉。四方甚遠。風俗不一。焉得人人而化之。惟施命則人人遵其所命。遐邇感化。亦如天下有風。無方不到。無物不入。后即天也。命即風也。風到處物起。命到處民化。后亦一天矣。聖人教人之道亦猶是耳。后誥四方有命。聖人教後世有經書。以經書留後世。學人聞者鼓舞見者協屬。方且百世而下莫不興起。與聖人相晤對。豈第當時四方而已哉。后也聖人也。無物不愛。無物不感。皆執天行者也。

三三上兌下坤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者聚也。上兌澤。下坤地。是澤上於地也。澤在地而上於地。凡地上之物莫不得其滋潤。而皆榮旺焉。但澤水有限。潤物不久。物有時榮旺。即有時不榮旺。此萃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至於五行攢簇。還元返本。一切後天之物。皆順聽其命。若不知防危慮險。久之聚者仍散。得而復失之患。必不能免。以是除戎器。以戒其不虞焉。除者脩製也。戎器者慧器也。慧器也。即神明默運之功。當先天凝聚。已不為後天所傷。然必消盡。應劫輪迴種子。方能性命堅固。倘有一點滓質未盡。日久後天又發。先天仍散。此戒備之功。不可缺。能除戎器。戒不虞。則主人公常在。命實不傷。久而五行混化。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永為金剛不壞之物矣。保萃之道貴乎哉。

三三上坤下巽

地上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升者增升也。上坤地下巽。木是地中生木也。木自地中而生。漸次出地。升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不能高大其德者。皆由不知順其德。而恃其德。不順其德。舍其近而求其遠。懸虛不實。永無增升之日。以是順德積小以高大。高者高之漸。小者大之由。順時順理。是謂順德。能順其德。防微杜漸。戒慎恐懼。小善必為微惡。必去。愈久愈力。工夫不日。積日多。自小而漸至於高大。亦如地中生木。始而在地中。漸而出地外。又漸而幹立枝盛。又漸而高大成材。高大之材。豈一朝一夕之功哉。一切學人。不肯下實落工夫。方纔進步。便想成道。未曾入門。即欲入室。如此存心。是不順德而順欲也。能到的高大之處。卦象坤巽合成。漸進而順行。所謂深造自得者。不在此乎。

三三上坎下坎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者窮也。上兌澤下坎水。是澤漏水流。澤中無水。困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澤無水。則澤空。人無志。則道窮。以是致命。而遂其志焉。致者極也。命有氣數之命。有道義之命。氣數之命。天地所造。後天也。道義之命。造乎天地。先天也。先天之命。本是乾家之物。因交後天。入於坤宮。化而為坎。坎中一陽是也。此陽一陷。命寶潛藏。一身純陰。困莫困於此矣。致命者。極其後天之命。遂志者。遂其先天之命。立志以致命。致命以遂志。氣數在彼。造命在我。借後天返先天。盡假命立真命。無中生有。殺中求生。由困而通。亦如澤中無水。而又有水。卦象兌金。自坎水而出。祇取水中金一味者。亦不在此乎。

三三上坎下巽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者取其養人也。上坎水下巽。木是木上有水也。水升於水上。木有水而滋潤嫩脆。得其所養。井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民不可不養。既養不可不教。以是法水之流而不息。使民躬耕力作。飽食煖衣。以養身。做木之聚而成材。教民知禮明義。和睦相助。以養心。身心俱養。返樸歸淳。忘其勞苦。一道同風。入

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域矣。人之身即國也。人之精神即民也。整頓精神日夜行道。即勞民也。遷善改過去妄存誠。三家相見四象和合。即勸相也。勞之所以忘其假。勸之所以脩其真。假去真存。養之道盡矣。

三三上兌下離

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歷明時。

草者更變也。上兌澤下離火。是澤中有火也。澤本溼。火本燥。溼太過而有火燥之燥。太過而有溼潤之澤。火一處溼燥相濟。草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立身處世。不能因事制宜。隨時遷就者。皆由不明天道變化之理。陰陽進退之節。以是分春夏秋冬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治而為歷。以明五行之運氣。各有其時。使人人順天隨時變。草太過之行。歸於中正耳。蓋天有運行之時。人有當行之時。時有遷移。道有變化。變化之道。即與時偕行之道。與時偕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亦一天行矣。

三三上離下巽

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者取其煨煉也。上離火下巽木。是木上有火也。木火一處煨煉諸物。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鼎所以烹物。非木火之功。不能成熟。道所以載命。非巽明之功。不能凝結。以是正於當居之位。漸次脩持。而凝其命焉。正者不偏不倚。不隱不顯。不賤不貴。位者陰陽之門。元關一竅。凝者聚而不散。命者先天祖氣。能正於位。則所位者正。以漸而入。以明而行。仁義禮智根於心。四象和合。五行攢簇。氣足神全。而命凝矣。凝命之道。全在正位工夫。不能正位。是不知元關。不知元關。便不知命。不知命。而着空執相。認假為真。入於旁門曲徑。不但不能凝命。而且有害。命為先天正氣。命即是正。正即是命。正位者。即是謹守元關一點正氣。文烹武煉。日乾夕惕。不使有些子客氣雜於鼎爐之中。不正而必期其正。不凝而必期其凝。由勉強而歸自然。由散亂而復整齊。一正位而凝命之功盡矣。但患人不能正位耳。果能正位。即能

凝命。所謂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也。

三三上震下震

海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海音薦

震者動也。取象為雷。上震雷。下震雷。是雷聲發動。自此而游於彼。由彼而游於此。此雷方息。彼雷又發。雷雷相續。震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妄念紛生。此念未息。彼念又起。念念相續。亦如海雷之動。轟轟不已。若不能脩省。傷天害理。害真入假。不至自喪性命而不止。以是恐懼脩省。務使正念滋長。邪念消滅。不使有纖微之疵。宿於方寸之中。蓋一念之動。善惡所關。吉凶所係。天堂地獄分之。惟能恐懼於未動。脩省於已動。防危慮險。十二時中。無敢稍有懈怠。善念則存之。惡念則去之。存而又存。去而又去。惡念去盡。純是善念。至善無惡。雖終日動。不碍於動。動而歸於渾然天理之地矣。

三三上艮下艮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者止也。取象為山上艮。山下艮。山是此山而兼彼山。彼山而兼此山。千山萬山。總是一止。艮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秉彜之良。即人所以為人之位。當終身居之。而不可須臾有離者。以是儆兼山之象。思而不出其位。焉人之應世接物。脩道立德。窮究實理。辨別邪正。不能無思。但思其正。則在位。思其邪。則出位。千思萬思。貴乎止於其所。不失其本來之真耳。脩道者。果能在位而思。道心常存。人心永滅。一切塵緣外物。皆不得而動之。何害於思。彼世間空空無為。孤寂守靜之輩。雖云忘物忘形。一無所思。絕不關乎身心性命之道。亦係出乎其位。位字。从人从立。人立則不動。止於其所矣。止於其所之思。具眾理而應萬事。雖終日思之。未嘗出位。猶如無思。噫。知得一萬事畢。若不知一思。即出位。天下學人。知一者有幾人哉。

三三上巽下艮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漸者徐緩也。上巽木。下艮山。是山上有木也。山上之木。形必高大。高大之木。非一朝一夕而長成。此漸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德為人之根本。善為人之至寶。不能持守其德。則德不賢。不能變化氣質。則善不大。以是儆山之穩定。截然放下。居於賢德。而不遷移。法木之生長。不急不緩。漸化俗氣。而歸至善焉。賢德者至善之本。性俗者舊染之俗。氣俗不必拘於民俗。凡人七情六慾。貪嗔癡愛。一切俗情。皆是也。居賢德。日用常行。無事不賢。無處不德。以賢德為居身與賢德為一。不動不搖。止於至善。矣。德善則一切俗情。舊染亦漸次消。化為真情。不隱不瞞。而俗歸善矣。蓋以真者既復。假者自化。真即在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賢德而俗必善。自然而然。居德善俗俱用。漸者。因人心用事已久。道心不彰。雖居德而不能遽然。居之穩。善俗而不能遽然。善之到。居德不穩。不謂德賢。善俗不到。不謂俗善。居德必至於無一德之不賢。方是居之穩。善俗必至於無一俗之不善。方是善之到。德賢俗善。先天足。後天化。祇有善德。別無他物。返樸歸醇。如山之穩定。如木之亭立。有為事畢。無為事彰。從此別立鼎器。再置錡錘。用天然真火。溫養聖胎。可以入於神化不測之域矣。

三三上震下兌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者。交合不正也。上震雷。下兌澤。是澤上有雷也。雷主震動。澤主平靜。以雷驚澤。動撓其靜。澤水外溢。陰陽交合不正。歸妹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陰陽有真假。作為有是非。真陰陽交出自然。能以永遠假陰陽交出勉強。終不久長。以是欲永終。而先須知敝也。永終者。永於久遠之終。知敝者。知其不正之敝。繫辭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命之道。全在窮理上定。是非窮理者。即窮此陰陽交合之理耳。先天後天所爭者。毫髮之間。這邊是先。那邊是後。天。後天陰陽未嘗不交。但交而不正。無終有敝。如世之盲漢。或心腎相交。或任督相交。或子午升降。或男女採取。或鉛汞燒煉。或調和呼吸。如此等類。皆

是認假為真。強求其合。妄想長生。反而促死。其敝最大。脩道者欲求永終之事。須先知敝。能知其敝。則不為邪說淫辭所惑。再求永終之事。庶乎近焉。

三三上震下離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者足盛也。上震雷。下離火。是雷電皆至。雷以震之。電以照之。雷電相濟。威明並行。豐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處世。間認假棄真。以苦為樂。貪財好色。喪德敗行。作孽百端。入於昏暗。不明之地。如犯罪在獄。待時受刑。原其故。皆由不知辨別真偽。以是微電光之灼照。窮究性命幽深之理。分別邪正。如折獄之折。既辨其假中之真。又辨其真中之假。真知確見。不至於似是而非。法雷霆之剛烈。剷除客邪之氣。整頓精神。如致刑之致。無罪者解脫之。有罪者殺戮之。果斷直行。而不至於姑息養奸。折獄者用柔細辨。致知也。致刑者用剛決。烈力行也。聖賢身心性命之學。致知力行兩端。知而不行。不能成道。行而不知。反誤性命。知而後行。明而後動。行以全知。動以驗明。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學者若能折理如折獄之折。果行如致刑之果。何患不到富有日新。道德豐盛之地耶。

三三上離下艮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者過而不留也。上離火。下艮山。是山上有火也。山上之火。燃不多時。一過而已。旅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獄事關乎人之性命。治獄不明。則冤屈難伸。用刑不當。則殃及無辜。以是微火之灼照。明辨其屈直。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在負罪者甘於受罰。微山之敦厚。謹慎其刑法。可輕則輕。可減則減。在執法者用刑不濫。既明且慎。隨治隨結。不留疑獄。而過於苛刻也。脩道之用明者。所以破妄也。謹慎而不過用其明者。所以養真也。明之慎之。妄去真存。可以住火停輪。去有為而就無為。亦如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倘不知止足。瑣瑣不休。既无妄而又招妄。反起心病。何得到一了百當地位哉。卦象山上有火。山為

體而火為用。可明則明。可止則止。明不離止。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矣。

䷵ 上巽下巽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者漸入也。其象為風。上巽風。下巽風。是此風先起。彼風隨後。以風隨風。巽進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脩道者與人同處。不能無事。既有事。不能無行。凡行事須當從容。不迫。倘行事急遽。而不與同事者。預先申明。其所以然。則人不我隨。行事不成。以是先申命。而後行事。焉。申者申明也。命者命告也。事者如脩德立業。積功累行。苦己利人之類。凡人所當行者。皆是也。命不必拘。為上者申命於下。凡尊長首事者。告示於卑下。眾人俱謂命。未行事而先申命。則眾人知其事在當行。一人倡前。眾人隨後。行事未有不成者。亦如風隨風。風風相續。並行而不相悖。此君子與人為善之道也。

䷵ 上兌下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者和悅也。取象為澤。上兌澤。下兌澤。是兩澤相麗。彼此浸潤。兌悅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其性命之道最深。毫髮之差。千里之失。以是與朋友講習。為朋友者。同道同心之人。理不講。不明。講不習。不精。此講彼習。彼講此習。反覆辯論。來往追究。刻入深進。而後有得。蓋一人之知識有限。眾人之意見無窮。我有不知。借朋友以講明。朋友不知。借我以講明。講而又習。不知者必知。不精者必精。得心應手。何患不到深造自得之地乎。

䷵ 上巽下坎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者散亂也。上巽風。下坎水。是風行水上也。風性善入。不能入水。水性下流。不受其風。彼此不合。渙之象也。但風雖不能入水。能順水性而吹水。雖不受其風。能隨風吹而揚。又有濟渙之象。先王有見於此。

知人性命秉於天。身體受於親。雖尊卑貴賤。各不相同。善惡邪正。各不相等。然其秉受根本則一。以是享帝敬其天。立廟祀其祖。使人人皆知敬天祀祖。不忘其根本耳。根本不忘。本立道生。改過從善。風移俗易。渙散者合而為一。先王濟渙之道大矣哉。脩道者能知先王濟渙之意。敬天而不違天。報本而不忘本。殺中求生。害裏尋恩。則四象可以。和五行可以。攢。仍是生初本來面目。何渙之有哉。

三三上坎下兌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節者有限也。上坎水下兌。澤是澤上有水也。澤容水有限。太過則溢。節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之德行一止。以立德為本。不得任性而行。是謂節。但有隨機應變之道。若執一節而終。其行不通。反傷於德。此節之不可不辨別也。以是制度數。議德行。為制者裁取也。議者辯論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而為四時。八節七十二候。各有界限。此度數也。人秉陰陽五行之氣。數而生。即有此五行之德。行而不失其德。即德行也。君子裁取陰陽五行。盈虛消長之數度。議論仁義禮智信之德行。使人知宜仁。即仁。宜義。即義。宜禮。即禮。宜智。即智。宜信。即信。又議論其五德。一氣。陰陽互用。不偏不倚。凡此者。蓋欲人體天地之德。為德四時之行。為行也。性命之學。火候工程。全是造化數度。合其數度。能脩天德。即是德行。失其數度。有違天德。即是德喪。喪德之行。行而無節。以假為真。以非為是。縱能固守一節。亦是着空執象。終無益於性命。制之議之。君子開物成務之心深矣哉。

三三上巽下兌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者中有信也。上巽風下兌澤。是澤上有風也。澤形上仰。風性善入。以風吹澤。澤受風吹。如有所感於中。中孚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獄事關乎人之性命。稍有不謹。便傷無辜。以是於獄成之後。不遽加刑。雖罪在不赦之條。猶必緩其死。而再議之。求其死中之生路耳。脩道者探賸索隱。鉤深致遠。以窮

奧妙之理。必須真知灼見。無一毫疑念於胸中。如議獄也。理明於心。腳踏實地。心死神活。漸次脩持。不求遠效。如緩死也。議之者所以死中求生。無罪者脫之。有罪者刑之。生所當生。死所當死。倘議之不精。中無主見。自信不過。何可冒然而死之。緩之者正於死之中。更辨其死之可否耳。蓋以生之道固難。死之道亦不易。倘不緩死而速死。急欲成功。恐入寂滅頑空之學。是在議而後死。死時又議是非邪正了。然於心。方不致有似是而非之錯。卦象上巽風漸次而進。下兌澤和悅而行。漸則能緩。和則能議。能議能緩。信於內而行於外。下一番死工夫。消盡後天一切滓質。露出先天本來面目。何患不到長生之地哉。

三三三上震下艮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者。小之過也。上震雷。下艮山。是山上有雷也。雷在天上。其聲遠達。雷在山上。其聲隱暗。小過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修道者。日用常行。須宜自小。不可過大。特以小可過而大不可過。以是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行本不宜過恭。但恭則不侮於人。傲慢不生。不妨過乎恭。喪本不宜過哀。但哀則心有惻隱。重其性命。不妨過乎哀。用本不宜過儉。但儉則不棄天物。安常守分。不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之事。過而不過。此小事則然。若夫性命大事。須要知進退存亡之機。盈虛消長之理。毫髮之差。千里之失。何可稍過乎。卦象山上有雷。山靜雷動。靜以運動。動本乎靜。其小可過而大不可過。可知矣。

三三三上坎下離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事已濟也。上坎水下。離火是水在火上。也。水本寒。火本燥。以火煎水。寒氣化。以水制火。燥氣息。水火一處。既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修道者。顛倒陰陽。取坎填離。陰精化而真精生。識神滅而元神存。以精養神。以神攝精。精神相戀。凝結不散。還元返本。不濟者既濟矣。然還元返本。底完的前段工夫。若不用天然真火。煅煉成真。既濟極而又不濟。前功俱廢。以是思患而豫防之也。患者即陰陽不濟。

之患當正濟之時。真陰真陽合一。外來客氣不得而傷。然雖不為客氣所傷。而一身後天之氣。猶未退去。若不知沐浴溫養。早為防閑。客氣乘間而發。後患必有。思有患而豫防之用。加減抽添之功。拔盡底劫。以來根塵。陰盡陽純。成金剛不壞之物。直至打破虛空。方為了當。若未到打破虛空地。位猶有患在。故脩道者。必以打破虛空。脫出真身。方為大休大歇之地也。

三三下離下坎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濟者。事猶未至於濟也。上離火。下坎水。是火在水上也。火在水上。火不能烹水。水不能制火。水火異處。未濟之象也。君子有見於此。知人。一交後天。真者昧而假者出身。心不定。精神昏濁。燥性發而慾念生。以苦為樂。無所不至。未濟極矣。然聖人有後天中返先天之道。特人未思其濟耳。若欲其濟。即能濟之。以是慎辨物居方焉。物者。先天後天。陰陽真假之物。方者。先天後天。陰陽真假所居之方。慎辨物之真假。必須了然於心。真知灼見。毫無一點疑惑。而後已。此格物致知之功也。於物之真假。使其各居其方。真者真而假者假。兩不相混。此正心誠意之學也。既辨物而明乎理。又居方而不行險。陰陽不雜。真假各別。未濟中。即有濟。亦如水流湮火。就燥。各濟其所濟。彼此不同塗也。蓋先天陰陽。所以成真身。後天陰陽。所以成幻身。當其未濟。先天後天。陰陽相雜。真假相混。能辨其真假。則知先天有先天之方。後天有後天之方。判然分別。不得以後天之物。誤認為先天之物。強求其濟也。慎辨二字。大有深意。辨之須要無微不入。無幾不研。不得稍有些子放過。特以先天後天。所爭者毫髮之間。這邊是先天。那邊是後天。易於錯認。惟謹慎而細辨之。纔能認得真切。纔能知的。各有其方。知的各有其方。即能使各居其方。能使各居其方。則先天可保。後天不發。未濟即能濟。顛倒之間。真陰真陽相合。水火相交。聖胎有象。聖人以未濟卦序於終者。蓋欲人於未濟之時。窮究實理。急求其濟耳。噫。烏龜天上走。朱雀地下飛。這箇啞謎訣。幾人悟精微。

孔易闡真卷下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體述

後學孫明空重刊

雜卦傳

乾卦

乾剛坤柔

乾者健也。健而又健。剛之至矣。取象為天。物之至剛者莫如天。天之為道。一氣上下流行不息。亘古如斯。惟其體剛。故能始萬物而易知。人資天之氣而始。即具此剛而易知之德。剛者正氣也。而命寓焉。脩道者。造命之學。即養此剛健之正氣耳。養正氣必如天之易知。不為物屈。而後正氣常存。命實堅固。與天為徒矣。坤者順也。順而又順。柔之至矣。取象為地。物之至柔者莫如地。地之為道。至厚至靜。至卑至下。永久不變。惟其體柔。故能生萬物而簡能。人資地之氣而生。即具此柔而簡能之德。柔者真心也。而性寄焉。脩道者。脩性之學。即脩此柔順之真心耳。脩真心必如地之簡能。無物不載。而後心地虛靜。真性不昧。與地為配矣。蓋在天為易知者。在人為良知。在地為簡能者。在人為良能。能剛則良知而易不思而得。能柔則良能而簡不勉而中。良知良能。剛柔相合。健順之德全。性命之事了。故古人謂金丹之道。至簡至易之道也。

比卦

比樂師憂

比者親比。以陰比陽也。五陰而比一陽。陰不陷。陽而順陽。順以禦險。致樂之道也。人之不能有樂者。以其陷真而順假也。若能順真以化假。則假亦歸真。何不樂乎。師者兵道。以正制邪也。一陽而帥五陰。陽不為陰所陷。而統陰。險中行。順備憂之道也。人之所以有憂者。以其能處順而不能處逆也。若能以順而處逆。則逆亦是順。有何憂乎。比以陰而順陽。順陽即不陷陽。師處逆而行。順行順而陽不陷。陷與不

陷是在順與不順耳。一順而致樂備憂無往不利矣。

臨觀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者親近也。順中有悅悅在於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與而與或與之也。觀者覺察也。順時漸行漸以行順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不求而求或求之也。與必順其悅求必順而與與之求之總是一順所爭者內順外順耳。外順可以臨物取彼之懼心。借假而脩真。內順可以觀己增我之道德。由真而化假以臨而與以觀而求彼悅而我即悅。先與後求此順道之所以為貴歟。

屯蒙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者逆道難前也。一陽動於險中道心發現之時道心發現內有主宰不行險而防險雖動而不失其居。特以一陽動於坎地陽氣初復陰氣正盛未可妄動不失其居。正欲待時以出險耳。蒙者昏昧不明也。一陽陷於陰中心已生之時人心已生是非相混不順陽而陷陽故雜而昏昧著外然雖陽氣陷於坎中陽氣未泯陰氣方著正可隨時止險耳。陽動險中待時而進陽陰陷其陽隨時而退陰進陽退陰各有其時動之止之不失其時可以動而出險止而濟險陽氣不為陰氣所傷矣。

震艮

震起也艮止也。

震者一陽進於二陰之下陽氣順時而起也。取象為雷雷聲之起奮發而莫可遏止。雷外有雷以此雷而及彼雷千雷萬雷總在一起脩道者振發志氣一往直前由近達遠亦必如雷之動方為剛於起而不為人欲所牽矣。艮者一陽居於二陰之上陽氣順時而止也。取象為山山體之止靜定而永不遷移。山外有山以此山而連彼山千山萬山總是一止脩道者斂藏神氣不動不搖由內達外亦必如山之

止方是剛於止而不為境過所移矣用剛則震起而果決動直養剛則長止而穩定靜專起之止之能隨其時無往不可用剛無處能傷其剛矣

益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者減少也悅於止而止其悅止其不正之悅而止於其所損其柔之有餘也益者增多也動之巽而巽其動進其不能之動而漸於能動益之剛之不足也損其柔之有餘柔而不至於過盛益其剛之不足剛而不至於有衰然損之益之者欲其剛柔俱歸中正也若損益太過有餘者損而必至於太衰不足者益而必至於過盛是損益又為盛衰之始也故脩道者用增減之功必以剛柔中正為指歸剛柔中正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一氣陰陽和合金丹凝結矣

大畜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者大有養也剛於止而止其剛剛不妄用隨時而用可剛則剛可止則止止於至善而不遷大畜而能合時者也无妄者勇於事也動之剛而剛於動動之太猛任性之剛不宜剛而剛不宜動而動動之固執而不通无妄而自招災者也夫剛在內者嚴以治已外不足而內有餘愈畜愈大浩氣充塞養之足而行之通无妄於內自无妄於外也剛在外者躁以應物外有餘而內不足有動有妄乖和失中涉於假而傷其真養之不大必行之不通也然則能大畜者方能无妄欲无妄者先須大畜若畜之不大而欲行之无妄雖无妄而實有妄斯其所取災也脩道者可不善養浩氣配義與道以期其至誠无妄乎

萃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

11

萃者聚也。內順而外悅，順則人欲俱死，悅則躁性俱化。人欲無而真陰現，躁性化而真陽還，陰陽相合，正氣凝聚，金丹有象矣。升者上也，內巽而外順，巽則漸進於通，順則敬謹於行，漸進而不過於剛，敬謹而不過於柔，剛柔相濟，客氣不來，金丹可全矣。但欲正氣凝聚，須要順其悅，先取彼之懼心，彼不悅而他家真實不得順其所悅，正於殺機中，盜生氣耳。欲客氣不來，須要巽而能順，先克己之私心，己不克而我家舊染不去，巽而能順，正在順道中行，逆道耳。盜生氣能萃，行逆道能升。能萃能升，真者聚而假者不來，萃至於五行攢簇，升至於至善無惡，有無一，致性命俱了矣。

謙輕而豫急也

謙者虛其所有也。止於內而順於外，絕不用剛也。然止剛而用柔，易於謙之太過，自輕而不知自重，有傷於剛，尤必貴乎順中知止。止於其所，謙於外而不輕慢於內也。豫者樂其所有也。順於內而動於外，順行其剛也。然陰順而陽動，易於豫之太過，懈怠而不知防閑，有傷於柔，尤必貴乎動中用順，順守其正，豫於外而不懈怠於內也。不輕則為真謙，不怠則能長豫。不輕不急，謙以致豫，豫而能謙，動之止之，無往不順矣。

嗟嗟食也貴无色也

嗟嗟者，口食物而必合也。動而必明，不使有一行違背道理，如食物口合齒動，動必有時也。貴者妝飾也，以明運止，不使有一時昏迷其性，如無色妝飾文采，質必以文也。動而不出於明，動而不妄明，而不出於止明，而有養動必本明，動即明也。止出於明止，亦明也。動止皆明，自明明德而止於至善，其明無處不在矣。

三兌三巽

兌見而巽伏也見音現

兌者一陰見於二陽之上。陽以陰濟剛而不至於過亢。其德和悅。取象為澤。澤之為物。上開下合。滿而不溢。盈而不流。澤外有澤。澤澤相通。浸潤甚多也。脩道者心平氣和。內外如一。有若無實。若虛。不滿不盈。必如澤澤相通。無物不浸。而後謂之和氣外現矣。巽者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陽尊陰卑。柔而不至於太懦。其德善入。取象為風。風之為物。氣剛行緩。不疾而漸達。不猛而深入。風後有風。風風相續。循序前進也。脩道者心堅志遠。循序下功。以誠而入。以柔而用。不即不離。必如風風相續。無處不到。而後能以深造自得矣。柔而現外者。和剛也。柔而伏下者。進剛也。能和其剛。則剛藏於柔。剛而不至於有餘。能進其剛。則柔求其剛。柔而不至於不及。此用柔而不傷其剛。見之伏之。無可無不可矣。

三隨三蠱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者彼此相隨也。陽動而陰悅。陽隨陰而陰隨陽。陰陽相隨。有故者而即無故。人自先天失散。真性已昧。情慾亂起。已有故矣。今者以震求兌。於殺機中盜生機。情來歸性。仍是無故之物。本來面目也。蠱者事有敗壞也。陰進而陽止。陰傷陽而陽止。陰陰為陽制。有蠱者飭。即不蠱。人自後天用事。客氣來入。主氣有虧。是有蠱矣。今者以剛制柔。於後天中返先天。明善復初。仍是不蠱之物。天良本性也。無故用隨。陽求陰也。有蠱則飭。陰順陽也。陽求陰。借陰可以復陽。陰順陽。借陽可以化陰。復陽化陰。隨蠱之道。盡矣。

三剝三復

剝爛也。復返也。

剝者消去也。五陰而剝消一陽。如人順乎後天之陰。剝陽將盡。勢必剝之不已。而壞爛肢體也。復者回反也。一陽回反於五陰之下。如人逆回先天之陽。生機又見。漸可復陽於純。而重現本面也。然剝者即

復之兆。反者即不爛之幾。能於方剝之時順而止之。不使剝陽於盡。借此剝餘之微陽。別立乾坤。重安鼎爐。隨其時而復之。則已失者可得。已去者能還。先天純而後天化。更何有剝爛之患乎。

三三三三三
明夷

三三三三三
明夷

晉者明進也。由順生明。明在暗出。如晝而出地之日。漸進而上。愈上愈明。光輝增升也。明夷者明傷也。因順敗明。明入於暗。如夜而入地之日。漸退而下。愈下愈晦。光輝誅傷也。一自暗而出。明一自明而入。暗所爭者順內順外耳。順在內則妄念不生。而心誠誠則能明矣。順在外則物欲所蔽。而神昏昏則失明矣。內順者逆道也。外順者順道也。逆則生明而明通。順則誅明而明晦。順逆之間。明之得失。係之脩道者。可不知其順中用逆之道乎。

三三三三三
困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者養人之道。言其時通也。通所以達其道。然未巽化於人。先須巽化於己。己無險而方可濟人之險。蓋養己不到。是險中之巽。養己已到。是巽以出險。出險而巽。養己畢而又養人。其所養不窮矣。困者艱難之境。言其相遇也。困所以驗其德。但未能以濟險。先貴能以處險。處險能悅。而濟險遂悅。蓋遇困不受。是悅於行險。遇困能受。是處險能悅。身可困而心不可困。雖遇困而亦亨矣。遇通養人。遇困養己。通時能養人者。困時必能養己。困時能養己者。通時即能養人。通困相遇時有變。而養亦有變。順之逆之。俱皆有養。方謂脩道之士也。

三三三三三
咸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元心之感也。內止而外悅。悅本於止。止以求悅。止而能養。悅而能行。悅止相需。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以神交而不以形交。陰陽隔礙潛通言其速也。恒者有心之恒也。內巽而外動。巽以運動動必以巽。巽而不懦動而不猛。巽動合一心堅志遠不急不緩。自有為而入無為。功力由漸而頓。言其久也。夫所謂無心者。無人心也。有心者。有道心也。無人心而陰陽感之速。有道心而功力行之久。感速則出於自然。無脩無為恒久。則出於勉強。有作為有為無為。各有妙訣。總在無人心。有道心分之。若到大道完成之後。有無俱不立。物我悉歸空。入於至誠如神之地。不但人心用不着。即道心亦用不着矣。

三三三 渙 三三三 節
渙離也 節止也

渙者陽氣陷下。陰氣進上。陰陽彼此分離也。節者險事在外。悅事在內。境遇有困能止也。但陰陽分離亦有致合之道。是在於陷陽之處。巽緩以漸濟之。耳有困能止。即有致通之機。是在於險事之中。和順以正處之。耳漸以濟。渙始離終合。正以立節。有險亦通。然渙者皆由不知有節之故。若能知節。非禮不履。非道不處。非義不行。境遇在彼。造命在我。何渙之有。故卦德渙之險在內。節之險在外也。

三三三 解 三三三 蹇
解緩也 蹇難也

解者陽氣出險而緩也。陽氣出險坎中一陽震動。正陰氣退散。陽氣難緩之時。陽氣難緩已不為陰氣所傷。可以點化羣陰矣。蹇者陽氣在險有難也。陽氣在險坎中一陽尚藏。正陰氣旺。盛陽氣困難之時。陽氣困難非可急求出險。須當靜養微陽矣。解之點化羣陰者。以其陽氣雖出險。陰氣猶未消。禍根尚在。即能一時得緩不久。又為陰陷解而又不解。尤必貴乎出險之動用。增減之功。借陽以退陰。陰氣退盡。陽氣復全。方是真解蹇。必靜養微陽者。以其陽氣在於坎。陰氣障其陽。若強脫險。不但不能脫險。而且有致險不蹇而亦蹇。是必貴乎險中之止。用防閑之道。借陰以保陽。陽氣不失。陰氣漸退。方能無蹇。陽出險而當進。陽退險而當養。陽防陰退。陰防陽各有火候。隨時而用。方不誤事也。

三三睽三三家人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者彼此相隔也。火在上而金在下。金火不投。神馳於外。情動於內。因假失真。言其用明於外也。家人者彼此合一也。木在上而火在下。火中生木。元神守內。柔性應外。以虛求實。言其用明於內也。用明於外。火不返本。妄情動而真情昧。用明於內。火已歸根。假化成真。氣性消而真性現。明之一內一外。睽與不睽。一家不一家。分之脩道者。可不迴光返照。以養其明乎。

三三否三三泰

否泰反其類也

否者塞窒也。剛氣用外。柔性藏內。正氣散而邪氣聚。滿腔私欲。塞閉靈竅。柔傷於剛。否之由也。泰者通達也。剛氣在內。柔性用外。嚴以治己。寬以應物。其心日小。其德日大。剛以柔用。泰之兆也。外剛內柔。則否外柔內剛。則泰。總是一剛一柔所爭者。剛柔內外反其類。而否泰即分之。剛柔之用。豈可忽焉乎。

三三壯三三遯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者剛之太過也。剛於內而動於外。已剛而又進剛。剛而妄動。動必傷剛。壯之太矣。則止者可止。即止。止以養壯。不使剛進太過也。遯者剛之收斂也。止其剛而剛於止。已剛而即止。剛剛而止。所不敗其剛。遯得其時矣。則退者可退。即退。退以避咎。不使陰氣潛生也。蓋用剛之道。未剛須進。剛已剛須養。剛進剛者用壯也。養剛者藏壯也。當動則動。動而進壯。當止則止。止而藏壯。以時而行。不失其正。動固壯。止亦壯。遯固養壯。亦養無往而不可。剛無往而有傷剛矣。噫。明進退知止足。豈愚昧而能為識。急緩慮吉凶。須匠手以斟酌。

三三畜三三同人

動不離止。止於至善無惡之地矣。中孚者。中有信也。悅而漸行。漸以通悅。外實內虛。以虛求實。信於中而行於外。以誠而入。以柔而用。漸進於深造自得之地矣。然不能自小者。亦不能信於中。不能忠信者。亦不能小之過。小過中孚。虛而實。實而虛。虛實並用。動止相需。悅異如一。過而不過。信在其中。何患脩道不成乎。

三三豐三三旅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疑是旅寡親。今作旅寡親解。

豐者盛大也。既明且動。動以行明。明動相資。明之足而行之太豐之極矣。豐極易於自滿自盈。不能防閑。明過傷其明。動過敗其行。故多故也。多故則事有反覆。行必顛沛矣。旅者一過而不久留也。既止且明。明本於止。明止相需。止而有養。明而不傷。萬事一旅也。旅事即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止於內而不止於外。明於已而不明於人。故寡親也。寡親則物來順應。事不過留矣。是在保豐者。豐其明而又貴旅。明明不妄動。行旅者。旅其明而又貴豐。明明不太止。豐以旅為用。旅以豐為體。或動而用明。或止而養明。動止皆得其正。可以不傷其明矣。

三三離三三坎

離上而坎下也。

離者一陰麗於二陽之中。外實內虛。體剛而用柔。其象為火。火性焰上。故離上也。坎者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外虛內實。體柔而用剛。其象為水。水性流下。故坎下也。人之燥性如火。一有觸犯。爭勝好強。于聖自雄肆無忌。嗔亦火之焰上也。人之慈心如水。妄念百端。棄真入假。逐風揚波。入於下流。亦水之流下也。聖人教人懲忿者。即懲此燥火耳。教人窒欲者。即窒此慈心耳。燥心懲而火返本。則心虛而生明。元神不昧。欲心窒而水歸源。則腹實而無險。元精不漏。神明精粹。真水真火。彼此相濟。陰陽相合。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矣。

三三三履

小畜者也履不處也

小畜者言其畜之寡也。柔巽畜健雖剛亦柔其畜不大其行不遠履者言其不下處也。悅於履健雖柔亦剛其志能專其行自力。蓋小畜之健在內真陽未傷為上德之人。可以有為者。乃以小而畜浩氣不振甘居卑下自暴自棄坐觀成敗必至陽極而陰潛生吉中而凶暗藏剛為柔餘有能者歸無能矣。履之健在外真陽已虧為下德之人。係無能為者乃能悅於履健以已求人從容進步久於其道不即不離必至自近而可達遠自卑而漸登高柔得剛濟無能者亦有能矣。然則脩真之道不論人之才德高低祇論其有志無志耳。無志雖才人智士皆所不能有志雖愚夫愚婦俱能為之。所謂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流也。

三三三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待時也健在險中遇險能健險之在彼健之在我欲取於人不失其已故需而不進不進待時特欲取真陽出坎耳。訟者爭勝也險在健中因健有險內而陰毒外而兇暴不但損人而且傷己故訟而不親不親好強終必自陷真陽於坎矣。不進健而健無傷反借險以養健不親人而人不親反用健以招險同一健也同一險也健於內有險可以無險健於外無險亦自致險一內一外禍福隨之脩道者可不潛養天德以防其險乎。

三三三頤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以過為顛以下卦不反對先儒

大過者陽太過也巽於內而悅於外陽極而陰即入陰一入而人心起見景生情順其所欲性亂命搖故曰顛也。頤者取其養也動於內而止於外陰極而陽復回陽一回而道心發內有主宰遷善改過止

於其所故曰養正也。脩真之道。始終養正之道也。實腹而能虛心。虛以養實。正而可以不顛。虛心而能實腹。實以濟虛。顛而可歸於正。故大過之象。內實外虛。示其實必求虛也。頤之象。外實內虛。示其虛必求實也。或先實腹而後虛心。或先虛心而後實腹。虛實兩用。有為無為之道。盡養正之功畢矣。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者徐緩之義。脩道貴乎徐緩。徐緩則止於其所。從容不迫。循序漸進。煉已待時。如卦象少男而配長

如女。待男行而後歸。此陰陽交合之正。夫婦之真。久則成事情。性如一。陰陽混合也。歸妹者。急速之義。脩道忌其急速。急速則妄猜私議。不窮實理。任性造作。躐等而求。如卦象少女而求長男。女非其時而苟合。此陰陽交合不正。夫婦之假。久則敗事。以女而終。獨守孤陰也。脩真之道。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有火候。有工程。必須用漸脩之功。方能深造自得。若急欲成功。冒然下手。其進銳者其退速。安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乎。欲成大道。舍漸脩之功。餘無他術矣。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者。陰陽已濟也。水上火下。水火烹煎。水得火而不寒。火得水而不燥。水火來往。乾坤為體。坎離為

用。良知良能。健順如一。精神相戀。陰陽混成。故曰定也。定則陰陽俱歸黃道。一氣流行。生機常存。而不息矣。未濟者。陰陽相離也。火上水下。水火異處。水下流而火上炎。水不能制火。火不能煎水。良知變為假知。燥性發矣。良能變為假能。慾心生矣。燥性即火。慾心即水。燥性用外。慾心藏內。性亂命搖。陰陽不濟。故曰男之窮也。男窮則陽為陰陷。假者用事。真者埋沒。而不彰矣。但既濟之道。乃陰陽濟極之時。濟極將不濟。須用無為之道。以保濟。保濟之功。用天然真火。煨去後天一切滓質。陰氣化而陽氣純。大丹成熟。脫胎神化。入於不生不滅之境矣。未濟之道。乃陰陽未濟之時。未濟須求濟。當用有為之功。以致

濟。蓋坎中所陷真陽原是乾宮之物。離中所藏之陰原是坤宮之物。今者於坎宮慾水之中取出一點真一之陽。水撲滅離宮之燥火。於離宮燥火之中取出一點虛靈之真火。煨盡坎宮之慾水。取坎填離以離歸坎。真陰真陽彼此和合。真水真火兩不相離。未濟而至於濟。仍是乾健坤順本面。良知良能原物矣。但保濟致濟有為無為其道不同。下手各別。故既濟之義以明禦險也。未濟之義險中出明也。以明禦險防險養明。先天中退後天。所以保濟也。險中出明以明破險。後天中返先天。所以致濟也。保濟致濟之訣莫過於此。噫順則生。人生物逆則為聖。為賢。逆之一字。豈易知乎。

三三姤三三夬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姤者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陽極而陰潛生。不期遇而忽遇。陰氣乘間而入也。夬者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陽陽將純而陰將盡。不強決而自決。陽氣隨時而進也。人自有生以後。一點先天陽氣藏於幻身之中。日生夜長。年至二八。先天氣足。名曰純陽之體。為上德之人。當此之時。若遇明師指點。行無為自然之道。以成後天之功。性了而命亦全。便為無漏真人。矣。否則陽極必陰。一陰潛生於純陽之下。陰姤其陽。後天用事。陰日長。陽日消。不至消滅其陽而止。一陰雖微。為禍最烈。金丹有為之道。正為中下之人。姤後而設。有為者進陽決陰也。以陽決陰。必先於陰中進陽。進陽正為退陰計耳。陽氣進於九五中正之位。是正位凝命。陽氣已足。陰氣已弱。縱橫逆順。道心用事。金丹有象。於此點化羣陰。如貓捕鼠。但一切羣陰皆化。僅有一點陰氣之根。未消。猶足為道累。聖胎雖結。不能脫化。古真云。一毫陰氣不盡不仙。正言此羣陰之根也。羣陰之根為何根。即人心識神是也。識神者。應劫輪迴之種子。生生死死之根蒂。其權最大。其根最深。在姤為初生之一陰。在夬為決終之一陰。姤時他先發。夬時他後去。生人者是他死人者是他人。多貪戀不肯果決。除去即欲去之。亦不易於去去之之道。健而能和。剛以柔用。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待其黨類已盡。勢孤力單。一決即去。拔去厯劫禍根。現出父母未生以前本相。圓陀陀。

光灼灼淨潔。赤洒洒不生不滅。為金剛不壞之物矣。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陰為柔。陽為剛。剛之德主健。柔之德主順。健則易知。順則簡能。易知即人之良知。簡能即人之良能。良知本於天。屬命。良能本於地。屬性。人秉天地易簡之德。知能俱良。剛柔兼該。性命寓於一身矣。及交後天。良知變為假知。良能變為假能。陰陽不調。剛柔不當。性亂命搖。失其秉受。天地簡易。知能之良。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此良知良能。則為君子。失此良知良能。則為庶人。君子道長。君子存之也。小人道憂。庶民去之也。蓋君子之道。復此良知良能。而退假知假能。故長。小人之道。順其假知假能。而棄良知良能。故憂。良知良能屬於先天。假知假能屬於後天。復其先天之真。則了性了命。入於生路。道之長也。順其後天之假。則昧性傷命。入於死路。道之憂也。六十四卦以乾坤為門戶者。示人以剛柔簡易之道也。其餘六十二卦者。示人以變化簡易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教人知其不簡易而變之化。期歸於簡易耳。變化簡易。知能俱良。而為君子。不變化簡易。則知能不良。而為小人。君子小人。祇在知變化。不知變化。止分別耳。金丹之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即逆運陰陽之道也。所謂金丹者。即簡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所謂還丹者。即還此簡易良知良能之本面。所謂金液大丹者。即煅煉此簡易良知良能混成之性。永久不壞也。所謂火候者。即六十四卦變化簡易。知能俱歸於良之道也。所謂藥物者。即剛柔簡易。知能俱良之德也。所謂聖胎者。即剛柔簡易。知能俱歸於良也。所謂脫胎者。即剛柔混成。簡易不拘。知能入神。有無不立也。丹經子書千帙萬卷。總不外易理。易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不出此剛柔簡易。知能俱良之道。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特以君子能脩此剛柔簡易之道。逆運陰陽。復還本來良知良能之原物也。一切凡夫小人。認假為真。順其後天陰陽。適以昧其天根。自取滅亡已耳。焉知脩此先天逆運大道乎。

孔易闡真卷下終

百字碑註

唐純陽帝君呂祖著

養氣忘言守

素樸散人悟元子劉一明註

後學向海源重刊

性命之道。始終修養。先天虛無真一之氣而已。別無他物。採藥採者是此。煉藥煉者是此。還丹還者是此。脫丹脫者是此。服丹服者是此。結胎結者是此。脫胎脫者是此。以術延命。延者是此。以道全形。全者是此。始而有為。有為者是此。終而無為。無為者是此。長生長者是此。無生無者是此。古經云。知得一萬事畢。此語可了。千經萬卷矣。但此氣非色非空。無形無象。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視之不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得。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不可形容。強而圖之。○這箇而已。強而名之。儒曰太極。道曰金丹。釋曰圓覺。本無可言。有何可守。如其可言可守。則非先天虛無之氣。乃是後天呼吸之氣。先天之氣。歷萬劫而不壞。後天之氣。隨幻身而有無。世間未得真傳之流。不知先天之氣。為何物。誤認後天有形之氣。或言在氣海。或言在丹田。或言在黃庭。或言在任督二脉。或言在兩腎中間。或閉口調呼吸。以勻氣。或閉息定胎息。以藏氣。或搬運後升前降。於黃庭。以聚氣。或守或運。等等不一。皆欲思想結丹。試問將此有形之氣。終久凝結於何處。凝結作甚模樣。其必凝結成氣塊乎。每見世之守上者。多得腦漏。守下者。多得底漏。守中者。多得腸脹。守明堂者。失明。守頑心者。得癲症。欲求長生。反而促死。哀哉。殊不知先天虛無之氣。包羅天地。生育萬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僅可。知不可言。僅可。養不可守。無言無守。言守兩忘。不養而養。入於養氣之三昧矣。夫太道活活潑潑。不落於有無邊界。落於有則着相。落於無則着空。着相着空。皆非天地造化流行之道。亦非聖賢真空妙有之道。曰養。然則必有所養者在。不着於空也。曰忘言守。則必無方所。無定位。不着於相也。不着空不着相。則必有不空不相之養者在。不空不相之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感而遂通。寂然不動。養氣之道。在是矣。

降心為不為

上言養氣無言無守。似乎一無所為矣。夫人有生以後。先天之氣充足。陽極必陰。於此而能保全先天之炁。不失者。其惟上德之聖人乎。其次中下之人。一交後天。先天之炁潛藏。後天之氣用事。陽漸消。陰漸長。厯劫根塵俱發。一身氣質俱動。識神張狂。客邪作亂。當此之時。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雖欲養。炁無處可養。而亦不得其養。祖師黃鶴賦云。上德者以道全其形。是其純乾之未破。下德者以術延其命。乃配坎離而方成。以道全形者。無為之事。以術延命者。有為之事。上德之人。先天之氣未失。純陽之體守中抱一。即可全其本來之真形。中下之人。先天之炁已傷。陽為陰陷。必須竊陰陽奪造化。先固命基。從有為而入無為。方能成真。又古仙云。還丹最易。煉已最難。又沁園春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煉已之功。莫先於降心。但降心須要識得。心有人心。道心之分。有真心。假心之別。道心者。本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心為真。人心者。後起有識。有知。七情六慾之心為假。心。真心益人性命。假心傷人性命。降心者。降其人心之假也。然降人心。非是守心空心。亦非是強制定心。須要順其自然。悟真云。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只此二語。便是降心妙訣。故曰。降心為不為。曰為者。心必降也。曰不為者。不強降也。降而不降。不降而降。有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矣。蓋人之頑心。積習成性。如火煉成頑鐵一塊。至堅至固。牢不可破。若求之太急。是以心制心。心愈多而塊愈堅。反起心病。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尅者是也。故降心必用漸修之功。方能濟事。漸修之功。無傷於彼。有益於我。為而不為矣。

動靜知宗祖無事更尋誰

先天真一之氣。為生天生地生人之祖氣。無理不具。無時不在。所謂性命之宗祖。存此者聖。昧此者凡。但此氣落於後天。隱而不現。即或一現。人為利名所牽。私慾所擾。當面錯過。旋有而旋失。欲尋此氣。先要認得道心。蓋先天之氣藏於道心者也。道心為體。先天之氣為用。同出異名。道心即修道之宗祖。夫

道心者。主人也。人心者。奴僕也。認得道心為宗祖。以主人而使奴僕。奴僕聽命於主人。不降而自降。一動一靜。皆是道心運用。即人心亦化為道心。內無妄念。外無妄事。內外安靜。客氣難入。處於無事之境矣。能至無事。空空洞洞。只有道心。別無他物。此外更尋誰耶。

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

既知宗祖處於無事。則真者可以能常矣。真者能常。一切外假不得而傷。但真常之道。不是避世離俗。亦非靜坐止念。演要腳踏實地。身體力行。從大造爐中煅煉出來。方為真方是常。若知真而不知行真。雖能無事。如同木雕泥塑之物。外雖無事。而內難免有事。所謂禪機本靜。靜生妖也。此乃閉門捉賊。假者不能去。而真者必受傷。何能真常乎。故曰。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曰真常應物者。以真應假也。曰應物不迷者。借假修真也。蓋真藏於假之中。假不在真之外。無假不能成真。無真不能化假。只在常應常靜於殺機中。盜生機於波浪裡。穩舵槁耳。果能不迷。即是真常。果能真常。雖終日應物。未曾應物。處於無事之境。而不為萬物所移。何碍於應乎。

不迷性自住

應物不迷。則道心之真常存矣。道心之真常存。則人心之假不生。人心之假不生。則氣質之性不發。氣質之性不發。則天賦之性。明明朗朗。如水晶塔子一般。無染無著。不動不搖。而自住矣。總之。性住之效。全在應物不迷功夫。迷則人心用事。真性昧而假性發。不迷則道心用事。假性化而真性現。住性之道。不迷盡之矣。祖師黃鶴賦云。依世法而修出世之法。自哉言乎。

性住氣自迴

性者理也。在天為理。賦之於人為性。故名其性曰天性。氣者命也。在天為氣。受之於人為命。故名其命曰天命。人生之初。理不離氣。氣不離理。命不離性。性不離命。理氣一家。性命一事。因交後天。理氣不連。性命各別矣。若能性住。不為客氣所移。而正氣自迴。無命者而仍有命。性命仍是一事。理氣原不相背。

所謂盡性至命者是也。大抵氣迴之要。總在性住。果能性住。則氣自然而迴。無容強作也。

氣迴丹自結

丹者。圓明之物。係陰陽二氣交合而成。當性住之時。萬慮俱息。是謂真靜真虛。靜極則動。虛極生白。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片刻之間。凝而成丹。所謂一時辰內管丹成也。大抵還丹之要在乎氣迴。氣迴之要在乎性住。性住之要在乎不迷。不迷之要在乎降心。降心之要在乎知宗祖。知得宗祖。降心應物。不為物迷。性自住。氣自迴。丹自結。三自字在應物不迷處來。應物不迷。即是煉已之功。所謂煉已純熟。還丹自結也。了道歌云。未煉還丹先煉性。未修大藥且修心。性定自然丹信至。心靜然後藥苗生。特以還丹最易煉。已最難。若煉已不煉。到無已時。則性不定。心不靜。丹何能還乎。然煉已若不知宗祖。其功莫施。三丰翁云。築基時須用橐籥煉已時。還要真鉛。真鉛即宗祖。若不遇真師訣破。真鉛一味大藥。誰敢下手。

壺中配坎離

氣迴丹結。真種到手。僅還得娘生本來面目。謂之還丹。又謂之小還丹。此丹猶未經真水火煅煉。尚是生丹。未成熟丹。未堪吞服濟命。必須將此丹。煅成一箇至陽之物。方能延得年益得壽。坎外陰而內陽。其中之陽為真。為中正之陽。非幻身腎中之濁精。乃先天真一之神水。離外陽而內陰。其中之陰為真。為中正之陰。非幻身心中之血液。乃先天虛靈之真火。此水此火。乃虛空天然之水火。非一切有形有象之水火。用此水火烹煎靈藥。十二時中。不使間斷。勿忘勿助。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入為鏡云。水怕乾。火怕寒者是也。曰壺中配者。天然水火。不假外求。神明默運。藥物老嫩。火候進退。隨時加減。消息於宥密之中。不使有一毫滲漏。

陰陽生返攬普化一聲雷

水火烹煉之功。即朝屯暮蒙之功。朝屯者。進陽火也。暮蒙者。還陰符也。時陽則進陽。時陰則還陰。陰而

陽陽而陰。陰陽搏聚。自生反覆。返覆者。恍惚裏相逢。查冥中有變。返之覆之。陰陽混化。先天靈苗。由嫩而堅。自生而熟。自漸而頽。忽的造化爐中。迸出一粒至陽之丹。如空中乍雷一聲。驚醒夢裡人矣。

白雲朝頂上甘露酒須彌

當陽丹出鼎吞而服之。點一己之陰汞。如貓捕鼠。白雲朝頂上者。冲和清氣上升。五氣朝元也。甘露酒須彌者。華池神水下降。萬病回春也。須彌山在天地之正中。即人中有一寶之象中之一寶。即是聖胎。又名黃芽。祖師示張珍奴詞云。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正是此義。

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

當聖胎凝結。神水流通。澆灌丹田。自然無質生質。無形生形。而一切勉強之功。無所用矣。故曰。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也。曰。自飲。曰。誰得知者。蓋以長生逍遙之事。乃竊陰陽奪造化。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事。雖天地神明不可得而測度。而况人能知之乎。

坐聽無絃曲明通造化機

莊子云。攝精神而長生。忘精神而無生。長生者。有為了命之道。無生者。無為了性之道。了性之道。即九年面壁之功。面壁之功。即十月溫養之功。九年之說。非實有九年之期。尤為純陽之數。即金液九還陰盡。陽純之義。所謂一毫陰氣不盡不仙也。十月之說。聖胎成就。脫化之期。如婦懷孕。十月嬰兒出胞。亦法象也。十月溫養之功。防危慮險。萬有皆空。不使有一毫客氣。入於胎元之中。如壁列萬仞。一無所見也。十月溫養。九年面壁。二者是一義。非是兩件。皆古人取其義而象之耳。惟其溫養面壁。故曰。坐聽無絃曲。坐非身坐。乃心靜意靜。不動不搖之坐。有絃曲則有聲。有音無絃曲。則無聲無音矣。無聲無音。一空而已。既云無聲無音。聽箇甚的。曰。聽則是空。而又不空。不空而又空。非頑空。乃真空也。曰。坐聽者。離白見之一邊。絕不着於矣。曰。聽無絃曲。聽而不聽。已是離却聽之一邊。又不著于聲矣。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如來者。如有所來。而實無來。此真空本來面目。即起脫聖胎。

之大法門。成全法身之真口訣。要之無為之功。總在坐之一字。坐則止於其所。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空無所空。無無亦無。無無既無。名為照了。打破虛空。獨露全身。不生不滅。方為了當。有生者所以脫幻身。而固命基。還丹之道。從無而造於有也。無生者所以脫法身。而了性宗。大丹之道。從有而化於無也。有生無生。即造化之機。知此道者。始而從無。造有以長生。終而從有歸無。以無生。有無不立。性命雙修。明通天地造化之機。而與天地為一矣。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養氣忘言。守一句。統言修道之全體大用也。降心為不為一句。言煉已築基也。動靜知宗祖。無事更尋誰二句。言煉已築基。須要識得心也。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二句。言煉已之實功也。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迴。氣迴丹自結三句。言煉已功勤。還丹自結也。壺中配坎離一句。言丹還後。內爐之功也。陰陽生返覆一句。言陰陽變化。由嫩而堅也。普化一聲雷一句。言脫丹法象也。白雲朝頂上。甘露酒須彌二句。言服丹後之法象也。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二句。言服丹結胎之法象也。坐聽無絃曲一句。言十月溫養之功也。明通造化機一句。是總結了性了命之大義也。以前十八句。還丹大丹始終次序火候工程。悉皆吐露。至簡至易。約而不繁。依法行持。自早登高。由近達遠。端的為修道者上天梯也。曰二十句者。並結尾二句言之耳。

黃鶴賦

純陽演正警化孚祐帝君呂祖黃鶴樓題

粵以最上一乘。乃無作而亦無為。還丹七返。因有動而方有靜。上德以道全其形。是其純乾之未破。下德以術延其命。乃配坎離而方成。是以用陰陽之道。即依世法而修出世之法。效男女之生。必發天機。而作泄天之機。方欲性命以雙修。須仗法財而兩用。先結同心為輔佐。次覓巨室以良圖。然欲希世之妙道。必須秘叩於元關。擇善地慎事之機。秘置丹房器皿之相當。安爐立鼎。配內外兩箇陰陽。煉已築基。固彼我一身。印國對景。忘情須憑銳氣之勇猛。煨爐鑄劍。全借金水之柔剛。若運用若抽添。慮險而須當沐浴。若鼓琴若敲竹。知雄而便宜專雌。百日功靈。曲直而即能應物。一年純熟。潛躍而無不由心。能盜彼殺中之生氣。以點我離內之陰精。玉液金液。一了性而一了命。二候四候。半在坎而半在離。始焉將無入有。龍居虎位。要知藥物之老嫩。終焉流戊就己。虎會龍宮。須辨水源之清濁。煉已待時。務要陽生於赤縣。遇機臨爐。必須癸動於神州。若觀現龍在田。須猛烹而急煉。忽聞虎嘯入窟。可倒轉而逆施。火逼金形。出坤爐。故名七返。金因大煉歸乾鼎。是曰九還。還者。乾所失而復得之物。返者。我已去而又來之真。殊不知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雖分彼此。非閨丹御女之術。惟知一己有鵬鳥圖南之志。坎中一點黑鉛。號曰先天。非同類而終不能得。離內七般朱砂。是名孤陰。無真種則時刻難留。是以假乾坤立鼎爐。覓太乙所含之始氣。借陰陽作筌蹄。求水府點蘊之元珠。趨過時補我乾之一缺。俄然間。還彼坤之六虛。到此水歸神室。位列仙班。太抵丹落黃庭。十靈霄。參上帝嘉讚。天地驚寒。抱元守一。溫養十月。神有象虛極靜篤。坐忘九載。體無形。行滿三千。斯其道術造端似依正而除邪。功完八百。就中火候託實。如以奇而用兵。銘與汞無內。東西間。陽嬰與姤無黃婆。咫尺參差。識急緩。辨吉凶。在匠手以斟酌。明進退。知止足。豈愚昧而能為。認消息。如海之潮信。審造化。似月之盈虧。三日出庚。乃一陽生於坤地。十五圓甲。則六爻周乎乾元。泄金竅。鑿混沌。露老壯之肺腑。明坤戶。飲刀圭。吐伯陽之心肝。今遇學仙龍江子。夙具道骨仙丰。名在丹臺。

屍。王。遂結煙霞同志之友。願發龍虎秘藏之機。須尋火候。早餌黍珠。他日臻於閭苑元圃。亦可嘆伊骨死。

此賦乃祖師在黃鶴樓題書。示龍江子之文。其文已遍流於世。惜其未見刻本。數十年所見者。皆抄錄之文。其中字句錯訛者甚多。求其刻本。終不可得。余恐其久而愈錯。愈訛。揀其錯訛稍少者。刊刻普傳。不過暫存於板。非便以此為成案。若有見刻本者。更望校正更換。刊梓傳世。庶不枉祖師當年啟後之婆心矣。

棲雲山素樸散人劉一明述刊
後進學人夏復恒重梓